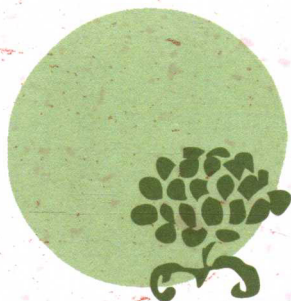


陈舜臣随笔集

爱唠叨的 幸兵卫



〔日〕陈舜臣 著

胡小春 秦上 译



中国书画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RESS



爱唠叨的
幸兵卫

〔日〕陈舜臣 著

胡小春 秦上 译



中国书店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唠叨的幸兵卫 / (日) 陈舜臣著 ; 胡小春, 秦上译. — 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9.1

(陈舜臣随笔集)

ISBN 978-7-5146-1656-9

I. ①爱… II. ①陈… ②胡… ③秦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98462号

Copyright © Chin Shun Shin 1991 Printed in Japan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 (北京)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

爱唠叨的幸兵卫

[日]陈舜臣 著 胡小春 秦上 译

出版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代莹莹

版式设计: 詹方圆

责任印制: 焦 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地 址: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 100048

发 行 部: 010-68469781 010-68414683 (传真)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359

开 本: 32开 (787mm×1092mm)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1656-9

定 价: 68.00元

目录

- 001 / 旅途种种
- 008 / 马和日本人
- 015 / 绰号、元号
- 021 / 泼水节
- 028 / 宝藏的气味——地图
- 034 / 百万先生马可·波罗
- 040 / 点与线
- 046 / 大声歌唱吧
- 053 / 沙漠之边
- 060 / 澡堂考
- 066 / 旅行与人生
- 073 / 客栈
- 079 / 观风之旅

- 085 / 旅行记
- 091 / 大安吉日
- 098 / 飞翔的愿望
- 106 / 历史剧中的“常规”
- 114 / 关于鞋子
- 121 / “帽”中乾坤
- 128 / 海产店主们的“方言”
- 135 / 怜悯之心与蒙古帝国
- 142 / 水和空气
- 149 / 游隼战旗
- 156 / 牛，牛，牛
- 159 / 蜗牛庐
- 162 / 瓜牛
- 165 / 微缩世界
- 168 / 发型
- 171 / 谈戒烟
- 174 / 再谈戒烟
- 177 / 重度健忘
- 180 / 书写工具

- 183 / 谈谈“青”
- 186 / 铁莲花
- 189 / 道歉
- 192 / 两位“王履”
- 195 / 斗酒不辞
- 198 / 白发三千丈
- 201 / 一日千秋
- 204 / 三剧同台
- 207 / 左乎？右乎？
- 210 / 左也，右也
- 213 / 好生羡慕
- 216 / 家徽
- 219 / 匿名信
- 222 / 高声呼吁
- 225 / 自己人？
- 228 / 文章恒久远
- 231 / 萤之歌
- 234 / 萤之光
- 237 / 萤火丸

- 240 / 忍耐
- 243 / 爱唠叨的幸兵卫
- 246 / 巧手
- 249 / 感灵之术
- 252 / 佳作的命运
- 255 / 一张嘴
- 258 / 好酒
- 261 / 金、银、铜
- 264 / 耐心之人
- 267 / 裤腰带
- 270 / “段”的不同
- 273 / 风格
- 276 / 电烫发
- 279 / 绍兴酒，绍兴人
- 282 / 食指
- 285 / 耳朵陈
- 288 / 腊日

旅途种种

本想要坚持做一件事情，但最后往往却事与愿违。

松尾芭蕉十分尊崇唐朝诗人李白和杜甫，他曾吟道，“尝李杜之心酒”。

芭蕉在俳谐纪行《奥州小道》¹起首处提到的“日月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，亦是援引了李白的诗序“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。

芭蕉曾云游四方，大概是受到了道祖神（道路之神）之邀，总会兴致满满地踏上旅途。但他亦曾感叹过“很多前人都客死在了旅途当中”，这恰恰看出他早已看清了旅途将一去不回。他口中客死旅途的前人大抵是日本的西行和宗祇、

1 又名《奥之细道》，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俳谐师“俳圣”松尾芭蕉所著的纪行文，是他的传世之作。最早的版本于元禄十五年（1702）印行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，以下不再一一说明。）

唐朝的李白和杜甫等人。

与芭蕉不同，李、杜二人踏上旅途并非出于热爱，杜甫更非如此。李白年轻时就已养成了不羁的性格，中年后因被朝廷放逐才踏上羁旅。杜甫的旅行可谓是一场左迁¹之旅，更是一场饥馑相伴的旅行，充满了艰辛。

平泉的藤原氏曾繁盛一时，如今那里已是一片废墟。芭蕉行至遗迹时，含泪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俳句：“昔日动刀兵，功名荣华皆成梦，夏草萋萋生。”恰在《奥州小道》中，芭蕉引用了杜甫《春望》的开篇句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”正如芭蕉把李诗中的“光阴”改写成“日月”那样，此处也将杜诗中的“草木深”改为“草木青”。不言而喻，芭蕉的诗句当中也暗含了杜甫当时的感慨。

早在芭蕉所处时代的五百多年前，平泉的藤原氏就已经灭亡了。虽说芭蕉是触景生情，但表现的并不是对杜甫的怀念。

杜甫于至德二年（757）春作《春望》。此前一年，安禄山举兵叛乱，六月，潼关被攻陷，长安城旋即陷落。唐玄宗在长安将要陷落之时，逃往蜀地（今四川）。官位卑微的

1 降低官职，即“降官”。

杜甫不知事态紧急，还未逃出长安就被叛军俘虏。次年四月，杜甫终于逃出了长安，前往行宫凤翔。《春望》就作于其逃出长安之时。

杜甫面对的草木深之地不是五百年前的古战场，而是陷落于半年前的国都长安城。与此同时，发出感叹的杜甫也不再是满身风雅的旅者，而是一个入过狱的犯人。

唐玄宗在逃往蜀地的途中，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，不得不处死最心爱的杨贵妃。随即唐玄宗退位，皇太子继位后在凤翔设立行宫，并以此为基地欲夺回都城长安。两地虽然相距不远，但也有一百七十千米。因为杜甫不知道安禄山的势力到达何处，这次旅行可谓是危险重重。

到达行宫后的杜甫，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作诗三首。下为三首诗的末尾两句，首先是其第一首诗的末两句，“所亲惊老瘦，辛苦贼中来”，意为亲友们初见到我又老又瘦都十分惊讶，感叹我艰辛地从敌军占领的长安城中逃出来。那时的杜甫四十六岁。

其第二首诗这样结尾，“喜心翻倒极，呜咽泪沾巾”，说的是作者的喜悦心情达到极点变成了悲伤，呜呜咽咽泪水不能自禁而沾湿佩巾。芭蕉在面对五百年前的古战场时，也曾写下了“随时转，泪水落不停”，想必两人的泪水应该饱

含了不同的情绪。

其第三首诗的结尾是“今朝汉社稷，新数中兴年”，诗中的“汉”实际指的是“唐”。白居易在吟咏杨贵妃的《长恨歌》中，对皇帝唐玄宗也称“汉皇”。社稷是指国家，纵然长安城陷落，杜甫仍盼望唐朝能进入中兴（再兴）之年。

谈到俳句，芭蕉曾言俳句是“夏炉冬扇”，即夏天里的炉子和冬天里的扇子，是不合时宜的无用之物。但就李、杜而言，二人对诗文的感情可绝非如此。

中国的传统观点认为，文章是经国大业，是不朽盛世。这是魏文帝（曹操之子曹丕）所言，大概杜甫也是如此认为。

在选拔高级官吏的科举考试中，诗文也是其中一项。以至后来，做官、做国家栋梁之才等便成了人们学诗作诗的目的。哪怕不通过科举考试，有学识之人也可以通过地方长官的荐举，继而担任重要职务。据说杜甫到长安城之后，为了得到认可及推荐，不断地向当地有地位之人赠诗。

一定会有人说“杜甫怎么会做这种事情”，而实际上为了能为国家和人民尽力又何尝不可，这也并不是件坏事。

就这一点来看，芭蕉和他敬重的杜甫还确实有段距离。

有说法表示，芭蕉所处的年代里，《唐诗选》还未普

及，芭蕉只得通过《杜律集解》之类的注释书籍来阅读杜甫的诗文，而此类注解书籍大都是通俗读本，很难将原诗的精髓传递给读者。《杜律集解》很早就在中国没有了阅读市场，在日本，早在江户中后期已是无人问津，成了“滑稽读本”。就像现如今书店里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入门书一样，对待这类书籍我们仍需态度慎重。

像杜甫、芭蕉这样的旅人，他们所处的年代并非特别久远，近代以来很多人也认为他们有着不少相似之处，但实际上他们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旅行。

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，人们对丝绸之路的探险活动日渐繁盛，斯文·赫定¹和奥莱尔·斯坦因²可谓是当时的“双璧”。

斯文·赫定是一位天生的探险家，他的著作中满是精美的素描画。他学习绘画技能并不是为了追求美，而是因为绘画能在探险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以至于他师从李希霍芬³学习地理学也是为了日后的探险。

1 瑞典人，世界著名探险家。

2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、艺术史家、语言学家、地理学家和探险家。

3 德国地理学家、地质学家，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，旅行过东亚、南亚、北美等地，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。

奥莱尔·斯坦因是位学者，他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东方行动很感兴趣，在牛津大学进修了考古学后，在中亚地区开展了自己的探险活动。

斯文·赫定和奥莱尔·斯坦因两人的旅行看起来十分相似，但就本质而言还是各不相同。前者认为探险至上，绘画也好，学问也好，都是探险的辅助手段，但后者认为学问至上，探险仅是一种手段而已。

如果说仅可以从探险或者学问中择其一的话，斯文·赫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探险。要是同样要求奥莱尔·斯坦因从两者中做出选择的话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追求学问。

擅长素描的斯文·赫定在亲眼目睹了敦煌壁画后，曾说壁画不过是同一个图案的不断重复。此前我一直惊讶于他的说法，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他并不是真懂绘画，绘画只是他记录探险的手段，因此他也就没办法接触到真正的美。

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活到了八十多岁且终生未婚。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了“探险”和“学问”这两位伴侣，有没有“妻子”就不那么重要了。

事实上，我最想写的是大谷探险队的事情。探险队的旅行和斯文·赫定以及奥莱尔·斯坦因的都不相同。探险队的

核心人物大谷光瑞¹曾说：“我总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，主要目的就是解开佛教历史上的种种疑问。如弄清楚佛教东渐的道路；探访中国求法僧前往印度的遗迹；对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的中亚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等进行考察等。另外，搜集中亚地区遗存的经论、佛像、佛具等物，为佛教教义研究、考古学研究等提供材料，也有助于解答地理学、地质学乃至气象学上的各种问题。”

每个人的旅途都不尽相同。斯坦因等人的期待不过是大谷口中所言的“可能之事”罢了。在对丝绸之路的探险时代中，能给人以面扑凉风之感的探险，我想非大谷光瑞的探险之路莫属了。

1 日本明治至昭和时代僧侣、宗教家、探险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。

马和日本人

初中时，我看过一部名叫《忠臣藏》¹的电影。这是一部战前拍摄的电影，也称“活动的照片”（电影的旧称）。看完这部电影后，有件事情我总想不通，就是前去封国赤穗通知江户之变的使者为什么要坐轿子去东海道。这种轿子也叫“快轿”，乘坐其中的人须紧握吊绳来克服乘轿时的摇晃，苦不堪言。等使者到达赤穗后，几乎是累得不行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当时我想：“为什么不骑马去呢？”轿夫们就是拼尽全力地跑，也终究赶不上骑马的速度。而且比起坐轿时的摇晃，骑马还相对安稳舒适一些。

现如今“驿传”（长距离接力赛跑）一词变成了体育用语，但在以前，“驿”正如其马字旁的寓意一样，是指预

1 讲述的是1701年赤穗藩主浅野奉命接待天皇使者，受吉良愚弄而失礼，浅野愤而伤害吉良，违背了法律，被判剖腹，之后他的家臣为其报仇的故事。

备马匹的宿场。人们可将长途奔跑而过于疲惫的马匹留在宿场，换上新的马匹前往下一站，通过这样的接力传递，就能保证人在长距离移动时的速度。

据说镰仓时期，从镰仓到京都的这段距离，若用快马接力的方式，不消三四日便可以走完。镰仓幕府之所以能管理京都，也正是依靠驿传制度来实现的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驿传制度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功能，到了江户时期更是几近消失。现在，马匹都是由马夫哼着小曲儿、摇着铃铛慢慢悠悠地带着走的。此外，马匹的职责也发生了转变，比起载人，搬运货物倒似乎成为了主要职能。擅长奔跑的马匹多为军用，就如同武器一般不允许流入民间。

提及日本人，人们常认为日本人平日匆忙，性格上有些急，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日本人最真实的样子。实际上，日本人有着一颗想要“慢下来”的心。原本节奏较快的西域音乐，在传到日本经重新编排以后，成了舒缓大方的“雅乐”。如果拿京剧和歌舞伎中的武打场面加以对比，节奏上的差异更加明显，节奏更为缓慢的“能”¹和“狂言”²就更

1 日本中世艺能中包含舞蹈和戏剧要素的一种形式。

2 一种兴起于民间，穿插于能剧剧目之间表演的即兴简短的笑剧，产生于室町时代。

不用说了。

万延元年（1860），福泽谕吉¹随幕府的访美使团搭乘“咸临丸号”前往美国。在旧金山，他见到了很多背上挂着箱子的马匹。看到它们奔跑起来时，福泽谕吉突然意识到“马也可以作为一种交通工具”。福泽谕吉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，毕竟幕府时期的日本还没有马车。

虽然《魏志·倭人传》²中记载：“其地无牛、马、虎、豹、羊、鹄。”但实际上，马是有的，只不过数量较少，有人已经在绳纹时期的遗迹中发现了马匹活动过的行迹。六世纪的藤之木的古坟中曾出土过保存完好的马具。

真正令我们惊讶的是近代发生的事情。源平之战中，平家军就败给了源氏的骑兵团。在宇治川争夺战中，像生食³、摺墨⁴这样的名马也悉数登场。

即便是出现了骑兵和名马，日本并没有马车，我想不是

1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、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、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。

2 日本对于中国史书《三国志》中记载魏国历史的《魏书》中所记载的倭人条的通称，是现存对古代日本的情况最早的纪录，作者是西晋的陈寿。

3 在争夺宇治川阵地的战役中，佐佐木高纲乘驾的马匹，原是源赖朝的爱马。

4 在争夺宇治川阵地的战役中，梶原景季乘驾的马匹，受赐于源赖朝。